

史記菁華錄卷二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援引夏書妙只繫括其意絕不勦錄其成句陸行載一作乘車水行

載舟逐句變字有意造古泥行蹈堯堯一作橈山行即橋橋亦作樅其制不可強為之說以別九州墮山浚川任土

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亦逐句鍊字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忽宕一筆是史公文至此方從洪水

獨抽出河來以下皆言治河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

至於大邳引禹貢之文從中插入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

行平地數為敗自行其意不襲古法乃斷二渠以引其河至此又從河引出渠來斷分也即北

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州既疏九澤既灑諸

夏艾安功施於三代四句頌文為一篇肩頭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以魏渠引出秦渠而參其中錯綜入妙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

之毋令東伐謀國者以與他人之水利苟已國旦夕之安拙極矣寫來可嘆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

山西邸瓠口為渠總挈一筆下並步浪北山東往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

人住住祖之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三語婉而多安如此秦以為

河渠書本以志秦漢治渠之利害乃先從大禹治水之源流說入此自是文體宜然非有風刺與封禪書援引不同此段要看其字法奇古變化之妙出筆自能古雅

此段自言鄭國渠始末自

成一篇小文

先言魏富河

內于秦又特

著富強卒并

諸侯二語所

以深借韓之

失計也

因蚡食邑于

嗣河決南注

則邨邑無水

災故蚡特巧

說周上以致

然莫謂秦無人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

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寫出美利贊嘆不盡秦以富強反應卒并諸侯反應因命曰鄭國渠

自河決瓠子後從田蚡素來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因歌中語故入此句其明年旱乾封少雨乾封者乃士荒唐之說耳今引之若固然者諧絕天子乃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綱提天子已用事亦祠祭事萬里沙地在華州則還自臨決河精勵

想可沉白馬玉壁於河與河神盟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

草衛俗火畊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楗者以竹漸插決口而以次加密使水勢柔而後下土石也天子既

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歌極古雅漢時人主之才如此况文字乎皓皓肝肝兮

閭殫為河言閭閻盡漂失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即魚山謂鏡其石以塞河石日剝而

山欲平地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栢冬日栢與迫同言魚游巨浸如與天日相近延道弛兮離常流蛟

龍騁兮方遠遊徒筆意歸舊川兮神哉沛乎神而顛之沛安也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

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地名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謂久成泛濫漸若安瀾矣

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迆兮浚流難二句足上篇意下乃詳言塞河之功而屬意楗石尤切塞長茨兮况

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言河神雖許我而工用不集可憂薪不屬兮衛人罪即東流燒燒蕭條兮噫

禪亦安知外

甚言封疆之
為益大也憂
民之中仍寓
大過之意妙
甚

大皇難曉關
之可也
足偏天下詳
觀水勢而一
語斷之曰甚
矣水之為利
害也善於籠
括筆力最大

漢之計臣有
平準令所以
平物力之低
昂而不使畸
重畸輕也史
遺因武帝時
與利之臣而
詳悉其本末

乎何以禦水。顏林竹分。棧石菑。舊說解菑字支離愚謂斬宣房塞。今萬福來。於是卒
塞瓠子。築宮其上。屬精之效如此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甯無水災。繳應上文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皇。太皇之地不可考。皇字或作灑。上姑蘇。望五

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潒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

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別有頌會

封禪書。極寫武帝荒侈。河渠書。極寫武帝勵精。然其雄才大略。正復彼此。可以參

看。非彼絀而此伸也。特採瓠子兩歌。纏綿掩抑。格自沉雄。先輩謂子長所以能成

史記者。亦以當時文章足供撫拾諒哉言也。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先由極弊。處引處。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使自天子不能

具鈞。四馬乘一。天子駕車。馬之駟馬毛色均一。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三句極言上下匱乏。於是為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鑄錢一。一黃金一斤。上一字作準字解。謂萬錢準黃金一斤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

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蓄積多則買市物。居之以待貴也。物踊騰耀。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名之曰平準
書與漢書食
貨志相表裏
平準書筆極
古峭齊整字
字不苟
此段言漢初
事簡故取于
下者甚儉亦
為武帝巧取
聚斂張本

此納粟拜爵
之始而實開
端于有道之
文帝豈非萬
世所痛惜哉
然其時實有
不得已者以
封國既多天
下之經費出
息甚寡也

馬乘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以前賈人饒極故痛抑之孝惠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天下初定資其物力故捕弛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為

吏此向直穿至桑宏羊孔僅之流所以深刺武帝之專用賈人兒以病民也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

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此四言官用吏祿之外皆不仰給於民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即京師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漢初名榆英錢乃更鑄四銖錢鑄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

前但言令民鑄錢今又加縱得二字見其禁愈寬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

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利權歸于下其弊日多因始立鑄錢

禁向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

者拜爵輸者但輸之于官轉者運于邊爵得至大庶長賣爵一大庶長二千石也蓋虛銜非實授者孝景時上郡以西旱

亦復修賣爵令賣爵而賤其價以招民其流益下所勢必至及徒復作又於爵外得輸粟縣官

以除罪贖罪益造苑馬以廣用馬乘而宮室列觀興焉益增修矣此句暗渡至今上

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總叙漢興以來見祖宗培養元氣匪朝伊夕而武帝耗削始盡痛惜之也國家無事非遇

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

先極言物力
富威因及于
上下驕淫而
後繼之以喜
功好事之臣
開邊越賞天
下騷動財匱
勢細然後使
心計之臣得
投簡而售其
商賈之智而
前自愛而
畏法先行義
細恥辱後言
廉恥相冒法
嚴令具又所
以著人心世
道之升降也
中間只用物
威而衰固其

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史記有極省處有極不省處各有其妙此段形

容富足累粟百千言極不肯省而古

氣洋洋噴湧不可一世真大手筆

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宇牝者儻

而不得聚會

此小段獨詳馬來與起處應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居官者以為

姓號

此足上句正見世守之實

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綴恥辱焉

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

法網疏濶富民因役使貨賄以為豪暴也

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

於鄉曲

數句專言富民之驕暴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

數句言封君鄉士之奢僭先言民而

後及於上者以上之失教已久也

物威而衰固其變也

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頽費矣

財滿則好大喜功此武帝痼疾也專言其臣為上諱耳

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看其逐段白法變換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

終孝武之世極

為天下煩苦者征匈奴一事也故以上三段陪出此段此段

前云江淮巴蜀燕齊此云天下中外文甚明劃法極整齊

百姓抗弊以巧法

民善適避

科徭故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

賈爵

出貨者除罪

賣罪

選舉陵遲廉恥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痛悼之言韻致整鍊

史記善華錄 卷三十一

變也八字過
峽無限感慨

上已詳開邊
為致困之由

此段仍從伐
胡起而又加

養馬一事針
路過清

言富足累累
百十言不已

今言疲困亦
累累百十言

不已筆力詳
膽而又諫古

班范輩所遠
不及也

以下皆極意
侵牟商費以

厚國故先以
富民之橫引

起

此段者孝武
變錢法之制

至為詳盡文
亦極古雅雖

諷誦之似難

天子為伐胡威養馬特詳馬乘亦從伐胡起脈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馬既卒牽掌者之卒關

中不足乃調旁近郡此輩又仰食于上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輿四亦

不能具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由開邊至養馬更加水災凡三重耗損民多飢乏於

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傾所蓄以濟民也猶不足逐層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新秦中乃朔方以南建置郡名七十餘萬

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此一輩又仰給于上數歲假予產業即後世開墾之意使者分部護之慮其生變也冠

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總勒一筆而字大轉身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役

貧積財利後使貧民轉輟百數廢居居邑即積貨買賣廢者出貨于外居者入貨于家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暗遞入卜式之線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

幣以贍用鑄錢三至此皆極詳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意在削奪商賈是時禁苑有白鹿造幣本旨而少府多

銀錫造白金本旨自孝文更造四銖錢將變錢法從源流說下來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武帝初年以來

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

貴健向兜得任有司言曰插入有司之意為天子占身分處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

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半兩錢之法其重過于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以其

於上口足以備西京之掌故故特錄之

此等制度當考食貨志以釋之不宜臆為之解變錢法以握利權其意勤矣而利之所在于走死如驚而上不能窒其源者心計短于價人也于是幸用賈人以治賈人而天子亦商賈矣世變至此可勝嘆哉

卜式之為人蓋精于心計而堅忍強力之流范蠡白

質重故姦民磨削其銅以別鑄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以下詳志錢幣

制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此第一等

重幣惟禁苑所有利權不得不歸于上矣又造銀錫為白金又為少府所饒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

莫如龜健筆提得整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次等重幣以皆

銀錫為之欲押銅以壞私鑄也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

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筆法甚佳謂三銖錢即以此三銖為文也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

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饒不能禁其有也絕倒之筆於是東郭咸陽孔僅

為大農丞至此不得不用賈人領鹽鐵事桑宏羊以計算用事侍中總握利權為天子權貨耳咸陽

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由言長者可惜當時宏羊雒陽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漢法初押商賈最嚴後尚不得推擇為吏今乃致位三公矣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前式以家財助邊而不求官為公孫宏所劾先召拜式為中郎

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方入卜式傳第一層以田畜為

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項叙極潔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胸有成算田宅財物盡予

主亞也。小用之則足以富其家。大用之則足以霸其國。許子將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正為若輩。勿輕看之。對使者言曰。白自道身分。此即抵過一篇。自薦表也。是時原有賈對贈罪二例。故使者杖舉以問式之意。徒欲以奇節高行。收位公卿。不欲以實。即小就。故時創此異想。觀下不願為。即白心事。了然。然卒以耐其志。可不謂奸雄矣哉。千古富人中善用。

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堅忍戮力實大作用人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先欲借弟以自顯

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難事數字更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半之半。縣

官助邊。陡然尋出頭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亦與鼎俎飯

非諫詞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安分式邑人貧者貸之。施

二不善者教順之。三化頑所居人皆從式。比語幾與舜之三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

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

者輸委。居然有宰相度然其嘗上益巧矣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此句仍投上之所深使者具其言入以

聞。天子以語丞相。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宏處此真有大臣之器與議郭

解罪同意。不可看壞。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既不報又式歸復田牧。好是

忍不可及處。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方遞入貧民大徙皆

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著數絕佳若此時再上書則拙矣河南

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式式只為此耳。豈嘗須史志仕宦哉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

半助邊。誦之成片。妙知帝之心。醉久矣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徭同役也。如今免丁之意式又復盡予縣官。此只是

蓋自然。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猶欲輸之助費。良費之智人取我子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

之勢。

財者呂不韋
卜式兩人而
已

語本無甚奇
特要亦前人
唾餘只是言
之適當其時

故妙
成皋天下積
粟之區式以
輓漕功第一

故云將漕最
最上者也
卜式達漢武

之惡始以利
進飾為樸忠
及致位三公

而又欲稍有
利權以自媚
于百姓史公

特下一語曰
上由是不悅
卜式蓋觀其

後之所不悅
者而如其前
之所以悅者

矣豈非以利

故尊顯以風百姓直倒接乃思卜初式不願為郎畢呈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

牧之田式之辭郎必仍以願歸式乃拜為郎布衣屬而牧羊意中又歲餘羊肥息上過

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我不知此語式懷之幾以時起居惡者

輒斥者毋令敗羣于情殷熱上以式為奇二拜為緹氏令試之此是式真才力處

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樸忠三拜為齊王太傅官尊矣然式齊相卜式上書

曰不得不出頭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真說得樸忠可天

子下詔曰四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詔書雖重後截然必從

于式者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宛妙轉賜爵關

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式志布告天下與前以風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

軍擊羌越絕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怒其莫求從軍故假微

結怨于眾乃拜式為御史大夫以資致位三公者漢初一人而已式志至此始必耐

也甚矣感馬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

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船有重稅故民不樂為商上由是不悅卜式

前四次愛式一筆反照出來

將

之言微而旨顯令諸者沈然自悟所以為史史之筆平準之法創以田牧之富輸助公家令天子終不能忘情于富民者式啟之也史公先詳卜式後及宏羊而以式與宏羊不相能結之深心卓識早寓隱憂豈僅文章絕世哉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卜式未來而桑宏羊元用及卜式見緬而宏羊益專世變可觀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餽費即舟車廛市之稅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鹽鐵二物人所不能一日無他物則時貴時賤但就其物貴時即徵其意如此所謂不加賦而用足千古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天子為大賈人矣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又偽以重本抑末平價使民之美名為之謙為厲階至今為梗可謂浩嘆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始結平準題目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於是二字轉落有線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足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小人之效如此千古人心計小而人所以囑其君者利也又善其說曰民不益富而天下用饒竟不知此利竟從何出此語津津為楊炎劉

效以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千古計於是宏羊賜

晏呂惠卿之徒祖述不休得温公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一語點破而其談稍息仁人之言其利溥學者不可不知也

歷叙夏商以來利源之所由漸開利權之所以漸并如掌上螺紋精細可數人但知史公之疎宕奇橫處而不知其鎮密之妙有非後人所能夢見者

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暗以宏羊之寵逗起下式好手法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結語之妙真下正獨絕千古

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此縣官稱天子也漢人多有此語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

烹宏羊天乃雨語快絕矣出下式之口更快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開開叙起是史家文體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

遠自辛高氏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

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安甯即無事無事者不好大喜功自尋事做也並不謂世運治亂此中多

少回互須看是以物感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質文二字只借以禹筆鋒所向處是

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禹之於利全非細羅天下湯武承弊易變使民

不倦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殷周或時與季世即有升降不同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

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齊魏

富彊實括克之所由開然一則業山海一則盡地力猶未嘗巧法誅求百姓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

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

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此段承上極言其相推相激之勢而終之以秦并海

內言其利之盡歸一家自此始也文勢激宕之甚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

也

文章最妙在
相間處一段
廬陳一番淡
宕文之為道
畢矣

陸中翰義取
謂吳殺子胥
賜以鴆而
投之江范蠡
功成之後亦
取鴆夷自號
蓋居安思危
借子胥以自
惕也兩人才
力伯仲之間
幸則為少伯
不幸則為子
胥其得免于
鳩夷之況亦

貝。以上又只就金幣上廬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指秦并海內但言秦而不及漢手法都好黃金以

鑑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所鑄之款式也識音志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

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此正言武帝却不出提妙

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極言其流幣困苦之狀正如本書烹

澹收之妙絕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

激使然。曷足怪焉。遇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意

越世家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早伏長男見苦為生難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伏欲遣少子之本領竟滅

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

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又伏三徙成名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

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

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巧于立說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

於子。語便不情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六字可為忠經總持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致富之本

自不可少。總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洛得體面范蠡

幾希耳極此
解殊妙附錄

之
范蠡既以為

大名之下難

以久居又云

久受尊名不

祥而終不肯

一舉一廢逸

老終老舍富

而更求富避

名而則成名

是何其好勞

而惡逸知散

而仍不忘聚

耶豈真其才

有餘然難靜

息如千里之

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鷓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仍用此四字妙居

無幾何致產數千萬何苦紛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

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再伏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

鄉黨而懷其重寶又不肯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無有之路通為

生可以致富矣何苦復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

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偏又受朱公居陶生少子點清生之少

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富翁托大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

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自負不少正恐其少今弟

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自負能肖其父是一腔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

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一片苦心知

矣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誠之

不極明白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此念難急於為弟然已不甚信其莊生家負

郭披蓑藿列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上一二句從長男眼中看出此

郭披蓑藿列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一然字從長男意中寫出

郭披蓑藿列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一然字從長男意中寫出

此段用帶叙
帶讀論筆法
關後人無限
法門韓歐四
家多摹倣之

從封錢府既
起奇文固為
莊生反覆之
安然即使突
然下赦令而
中男得生吾
知朱公家督
其人者亦必
向莊生索還
故物終必死
其弟而後已
也若僅以為
封錢府慎之
則絀矣
莊生不過豁
刺之士墻市

莊生曰可疾去矣慎無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莊生誠之又未嘗不明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

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不但視莊生如無人并亦視其父如老賸不曉事矣莊生雖居窮閭然

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提法精采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

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一筆隨手補家中事敘甚此朱公之金如有病不宿誠後復

歸勿動言苟卒然不諱亦必歸之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筆力縱送如意莊生見問時

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

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蹴起奇波楚貴人驚告

朱公長男曰意外之喜可以坐受私賣一驚字描盡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數

金私賣博得報一虛信可憐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徹夜無眠輓轆打算可知重千

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願不得面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

初為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索錢巧說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

室取金長男即入室取持去真老辣獨自歡幸呆得可憐此時又打算回家與落其父誇耀其弟許多見識可知莊生

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

立名之流難
以聖賢之事
期之田光以
燕太子一言
之陋猛腕自
到以為長者
為行不使人
疑況以廉直
聞于國之人
無端為兒子
所嗔薄其能
忍乎且殺人
者死中男本
有當死之罪
亦非莊生以
私憾戮之想
莊生之為人
好示煥奇以
為節使非可
謬以情戀者
故朱公以千
金一擲勿問
所為籠罩之
若可直告以
情則無事紛
紛矣

此是真話不
覺自己說出
乃以朱公子故也
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

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敕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此時獨自歡幸至

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竟生以殺弟之罪妙彼非不愛其弟

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此種骨節本非教誨可革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然朱公又每

難者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免豈知財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

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問當時何不早說明若早說明則長男

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再言之愈妙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

之來也前不得已苦心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此一故字統承能取能棄不執一途非苟取而已所

止必成名重言之歸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以陶朱公家務終越世家有味哉其言之也夫天下未有不能棄而可遂其欲得

之情者也當日樵李連兵夫椒再舉其一片雄心早已吞姑蘇而籠泗上矣乃其

苦心焦思非但不敢觀於吳而并不敢有其越非但不敢有其國而并不敢有其

身與其子若女此能棄之極也棄之極而後所取者乃百千倍於向之所失而不

啻操右券以責之償耳朱公長男少有恫惜不惟殺一弟而并乾沒私費之數百

金一擲勿問所為籠罩之若可直告以情則無事紛紛矣

伏此一段為篇末陳王故人生色

鴻鵠是一鳥若鳳凰然非鴻雁與黃鸝也

曰不當立曰數有功愛士卒則未嘗不依附於細常與德之間也曰多聞其賢曰楚人憐之則未嘗不深識夫人心向背而眾志成城之效也草間有如此人

金庸奴誠敗乃公事使越用斯人其亡久矣此附傳之微意也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二人並提與他處合傳不同陳涉少時嘗與人傭

耕輟耕之戛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國家無事之日而有此等田間悵恨之人大是可憂收羅豪傑者不可不知

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恨恨太息

只是副語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洋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

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敲之于不陳勝吳廣乃謀曰合今亡

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連下四死字此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

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數明吾聞或聞或以為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

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亦頗有經緯非莽夫項燕

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

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聽度得妙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

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此合其假托鬼神舊註非是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摹此教我先威眾耳

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着此

宜其輯耕太息矣

魚腹狐鳴等事看似兒戲

而人心煽惑不可復回正

以舉事之初恐眾心疑懼

聊藉此以鎮定之難以勝

廣之草澤經緯然亦未嘗

真恃此也而後世處豐豫

之朝為方士所惑天書元

象白鹿靈龜無非假造而

成者而世主方憫然以為

長生可冀甘心不辭是其

識乃出勝廣之下矣亦獨

何哉

漢初將相王侯多起側微

便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謂屯火之近旁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活謂屯火之近旁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畫出情景吳廣素愛人上段以勝為主此段以廣為主士卒多為

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即挺劍倒字法

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

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語不多而宛轉入情足以感人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不

云死則已而云不死則已皆自必死之語蓋此時首難之危固間不容髮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斷一白妙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

軍吳廣為都尉筆氣至攻大澤鄉收而攻蕪并收一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狗

斫以東攻鉅野苦柘樵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

先總收一筆則知陳勝之王王軍容如此而已入據陳陳守令皆不在草草得好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

死乃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便要稱號矣勝廣之器已滿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

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乃立為王號為張楚言欲張大

楚國杜撰得奇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提起許多人

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野

其草野倨侮
應不滅此而
獨於涉傳詳
之一以應恨
恨之時而自
為摹寫一以
見陳涉甫得
一隅之地而
惟以宮殿雕
帳誇耀傭奴
惜其無遠大
之圖故忽以
須滅也

得妙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言自辨多詳乃舍之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

乃召見載與俱歸本非欲推恩舊交其意不過與富貴無相忘一語照應故故人之震服欣羨而已入宮見殿幄帷帳客曰

影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影涉為王由陳涉始當時方言調笑之詞

必有以影涉二字代王字者故云爾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妄言輕

威陳王斬之蓋斬一客非斬說者也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

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客

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為陳王出脫終是惋惜意多諸將以其故不親

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發明所以立世家之意

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此所以稱世家殍至今血食

涉之傭耕隴上與泗上亭長亦復何遠然高祖以沛公起事至還定三秦之後猶

守項羽故封此其器識宏遠雖復綿叢儀成博解而謹知為皇帝之貴而其初未

嘗忘欲自尊也陳涉甫得數縣之偏陲而三老稱功居然南面蓋蹄涔之量洄酌

已盈更無可毫展布則影涉沉沉亦徒飽傭奴之餓眼耳曷足貴乎惟為羣雄倡

首史公故特立世家以余論之陳王家且無存何有于世豈以唐桑畏疊俎豆芒

陽遂為此帶礪水甯之特筆乎項羽可以本紀陳涉可以世家畢竟史公好奇之過也

外戚世家

外戚傳序拓出命字作全傳眼目故各篇中凡寫遺字失意處俱隱隱有命字在內

叙次最明制而絕無一毫支蔓此等文必當為之而始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服其妙也外戚傳雖為后之昆弟而立然必以皇后為主但文字苦無出色處史公往往用畧其大而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

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遺宦者吏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悞置其籍代伍中求此而得彼因失意而致遭逢者不得一毫人力是以謂之命也籍奏

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極力反跌至代代王幸竇姬文字生

女嫫後生兩男總叙法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夾叙法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命也後

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命也孝文帝即代王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

姬長男最長分叙法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

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以此段引起下段於是薄太后乃詔有

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

園法薄太后親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總提兩人即却去長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

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詳其細實處
虛而虛處實
之法如實太
后傳太節目

只是生女嫖
及兩男并爰
立等事以數
行畢之卻此

廣國見后處
寫得濃至動
人則全篇皆
極靈警所謂
射雕巧手也

實氏以退讓
稱衛氏以軍
功顯此外咸
中之最皎皎

者故特加意
描寫合故祇
錄此兩傳

蓋其家號曰
衛氏因其自
號者而傳之

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以獨全自負故卜從其家之長安

家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七字從少君耳中聽出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自註

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先著一句後有另生他驗文法隨變手化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

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先時應故桑墮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時與我決於傳

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妮妮人情自堪迸淚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如親見當日姊

弟相泣光景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

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之兩人借功臣口反形出當時薰灼之極來兩人所出微不

可不為擇師傳竇容有大臣識見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事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

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收得妙不敢以尊貴驕人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筆頭薄輕之甚然文致絕佳出平陽侯邑曹參所封之國子夫

曹壽一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子夫偏不

在良家中妙飾置家武帝被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悅既飲謳者進上

望見獨悅衛子夫命也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叔得熱開得幸上還坐驪甚賜

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疆飯勉之

其實生種至
微不可得而
考也後又云
衛皇后所謂
少兒亦云
子夫自謂云
云其實支系
鄙劣是妙非
妙均不可知
也馬遷臨文
弄筆頗著其
醜殆亦刺武
帝之黷夫婦
之倫而進媼
優之賤乎至
其篇末於衛
霍功名獨連
書軍功字樣
可謂克自振
拔而不乞靈
於椒房者矣
抑揚予奪均
有微詞宜王
允以謗書目
之也
衛長君前後
只一點然亦
不肯漏畧史

即貴無相忘寫兒女情懷入宮歲餘竟不後幸忽淡忽濃皆命使之耳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

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得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

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加倍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原叙要

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命也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

法叙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

其事頗覺挾媚道而不能得主此其道誣矣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耳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

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亦旁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後半轉折甚多叙來曰帝非

我不得立已而棄指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自喜猶云豈不以得立為天子自幸而乃忘我之力乎平陽

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文情如環凡九千萬然竟無子命也衛子

夫以立為皇后遙接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故有功為外戚封為長平侯

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與篇首蓋其家少兒生子

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大書特書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

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不一書皆所以深予之也

齊王世家

公文子之密

如此

朱虛侯立意

甚善而行法

斬亡酒之人

作歌示非種

之去迹其所

為亦異於危

行言孫者之

皆矣少年將

種負氣自強

適有天幸實

非謀國之全

策也

篇首連叙三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念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侯燕飲。用家人禮為高后令朱虛

侯劉章為酒吏。使治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語有英氣。然只謂借軍

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剛果雜以俳高后兒子畜

之笑曰：顧而笑曰：田耳。亦調笑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

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冷譏熱諷吕后默然。頃之，諸

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正與孫武

樣辣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吕憚朱虛侯，雖

大臣皆依朱虛侯。以一番觸政為劉氏為益彊，齊屬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

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只一點私意令其長女紀翁主

入王宮，正其後宮。處分甚奇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妹翁主奸，點出其奸

然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非劉氏。顯曲而太

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

徐甲欲恬寵，又是一重公祭，甲益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

紀氏女失寵，欲以皇太后之勢成之。

使齊以取后事。長白動甚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克王後宮。主父偃欲聯姻貴戚，又一重公祭

修成君乃至
以非種奸法
又加以徐甲
之妄誕主父
偃之貪鄙險
伎而未虛力
創之業不祀
忽請有國家
者何可不深
鑒也
齊之亡亡於
主父偃而偃
之怨齊起於
不得納女後
官偃之欲納
女後宮原於
成君女書嫁
齊之策文步
步用倒生出
來之法然其
罪戾之端則
魚翁主啟之
故先叙在前
可知此等文
字史公亦先
經安排布置
有成竹于胸

甲既至至齊風以此事寫得有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官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
為官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其言亦風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

官詰得好聲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隱隱逗出

小人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註得自然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

言嫁女齊事事浸尋不得聞於天子收科有淡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渡入後主

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蓄十萬戶市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

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比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何不竟言削割而徒以親疏言之其乃

從容言呂太后時加從容言句所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妹亂

三句撮其大旨要知於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

治王後官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明是書牘背上王年少懼

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

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主父偃以一女之故既廢一國亦天子亦既囚偃

少公孫宏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公孫宏夫

以一言誅諤人所謂外寬而內深次骨也

中而後寫出
故能縮千頭
萬緒於尺幅
之中也

鄼侯為漢元
功第一於其
始點識高祖
於獨入之中
處用常字獨
字數字草蛇
灰線歷落如
來以以因請
得共行一語
表其深心高
識便為第一
注脚令人贊
然自見初未
嘗特為品藻
也真是高手

前半叙何功
累累俱占典
亡第一籌後
半又懸幕高
祖畏惡猜忌
之私皆賴容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郡豐邑人也。以文無害治文書平允為沛主吏掾長。高祖為布衣時何

數以史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以吏事給。吏皆送奉錢

三。何獨以五當時有當十大錢故以三五為數。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辦之御史監郡時何才能辦其職事即下卒吏

第一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想其心頭眼及

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始為沛公之丞使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

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此方是正叙何功第沛公

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彊弱之處。即不屠燒咸陽圖書亦為要務必叙屠燒者見其機一失幾不可再得所以加倍為何功出色也民所疾苦者。加民所疾苦一

好。又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此是第一功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

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此只以選定三秦帶叙於韓信事下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鎮同古鎮

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此是第一功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

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給餉補卒皆絕大重務又是第漢王數失軍

計以免禍蓋
漢待功臣至
薄而何以元
功幸保令終
故曲為傳出
以為功臣烟
鑒乃他傳所
無也

此段論蕭何
功凡三項而
各不同發蹤
指示之說乃
高祖因羣臣
未嘗有汗馬
之勞一語赴
勢謂出以為
抵擱固非定
論即舉宗數
十人從軍又
無卓卓可紀
者何足言功
不過自道其

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

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疑忌第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

有疑君心也如此危機何全不覺而往往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

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叔得淺甚故妙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

功行封論功獨為一大節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酈侯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

河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語雖輕薄然自是何定評即贊所謂刀筆吏也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再問再對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

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此言實不切蕭何歸之子房則幾矣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

輕士善罵之波流耳豈定評哉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不覺

肺腑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不可忘妙乃已心不能忘耳非干天下大計有所繫屬也羣臣皆

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秦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

宜第一前既以功狗繼善戰者今仍為此語乃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

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寫出一片隱情總以關內侯鄂君進曰按表鄂君名千秋羣臣議

悅何之真病
耳推鄂千秋
所論庶乎得
之而又并不
及于收圖書
舉韓信之事
正見漢廷見
識不過如此
卒無一人知
大計者因以
益見何之不
可及也此史
公妙處在無
字句處見之
者
得鄂君乃益
明妙蓋以已
兩言之而不
得要領鄂君
明之而後私
意得伸也

高祖疑忌相
國凡三段前

皆悞。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一時萬世二語比夫上與楚相距

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此等語略無回互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被其處

前一段應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

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一段應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

下此萬世之功也。總求上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大難

陽侯亦文章跌宕之勢不必真有是言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鄂君一段有起蕭何第

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漢立此禮始于蕭

曹操可以興嘆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甚於是因鄂君故所食

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進關內為列侯。但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餘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用我字妙是高漢十

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內外皆叛所以功臣呂后用

蕭何計。誅淮陰侯。誅之信也何始薦之終定計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

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來得有根妙一則因

信而疑何也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八字陡峻插入召平一篇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

二段淺故應以淺者而即解後一着深故應以深者而及幾危蓋鮑生召平之計不過因韜信黠布之反而如上文實不忘相國迫遣子弟由私財若自弱焉者帝意莽解後之拊循百姓則復犯其向之所忌而加甚焉何生平締造之勞即何此日族誅之具此容說之于前王尉解之于後何能保首領哉嗚呼危矣

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此逸詞奇事

召平謂相國曰接獨禍自此始矣此即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

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開

益封單就置衛拈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悅相國從其計高祖乃開

大喜妙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二句相類而何復臨危機畫出樸忠人性

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用舊計不錯錯在上句耳所謂只知其一

不知其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大臣能知此一語自

然退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年餘矣皆拊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

者畏君傾動關中此客有絕人之識殆亦深于黃老之學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賞

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使大臣至此漢治之所以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

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何至數千萬史家文法耳上至相國謁上笑

曰夫相國乃利民樂甚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夾叙法惟史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

民請曰長安地狹樸忠自露妙在與賤賞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母收

橐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應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民請吾苑此二句非高帝意也急不擇音寫出

王衛尉之言所以明蕭何功者與邪君豈相遠者一則以之得封侯之賞一則不免于不擇進言之不可以不慎如此雖然邪君竊帝之意嚮何因而逢迎之王尉當帝之方怒何從而優于邪遠矣而不失其名不亦可惜矣乎

臨後薦相自代又是第一功特重此段與前半相呼應

威怒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如此覆轍漢廷津津道之不置今相國多

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只此是忌故係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

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只此二語選清正項且

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一語刺中帝之隱微妙在仍引

變則痕迹顯然難為聽者矣詞令妙品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

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四字真善體人情妙在言表是日使人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

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吾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

相吾故係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仍是李斯相業橫巨胸中反言成相國之名餘怒拂拂不可遏何素不與曹參

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

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

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此段與何相業無涉特綴於篇末者所以明前時賤買百姓田宅千萬計

真窮處救死雅非實事也史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

公如此處甚多要在自領

史遷一生好
奇故于盜魁
俠首譽之不
容口如蕭何
一節甚不
滿至于以周
召太公比韓
以閔散比蕭
何稱量不為
臺髮愚以為
究非定論也
治漢雜伯以
貴黃老之術
也而開其端
者實參始之
諸儒多以此
為參病不知
暴秦之後詩
書悉燼而諸
儒陳說言人
人殊又安得
以鄙儒喋喋
之辭改紛擾
之失哉固不
得以是譽參
也

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按鄼侯之封直至永漢之末蓋與兩漢相終始此但就武帝之時言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一語斷盡何之不如信及漢越等在此勝處亦在此

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俱用一色字法

皆以誅滅而何之黜爛焉。惟無奇之極乃獨成其奇

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大散宜生等爭烈矣。閔散在周無特立之奇節蕭何事業俱漢所以存亡似難並論

曹相國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國相法。更以參為齊丞相。惟王朝有相國侯國改稱丞相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地廣則事多草創則法冗年少則喜事三句反觀參之清靜妙

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主意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亦反觀筆

公善治黃老言。點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要言不煩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此亦人所甚難參本以武功顯而知此故奇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應安集字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

將入相。此餘文點染非本傳所重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

太公誅華士
仲尼戮閹人
千古早識參
之斥去刻深
務名諸長史
可謂默合此
意矣不再世
而酷吏大興
天下受福而
後知參之識
真不可及也

也。所見者大而屬意卻微。寄字妙猶托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蔡奸而奸無必盡之理。徒以

也。謂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蕭曹有郤。史無明文。不知何事。吾以為必

太甚。固不足以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

約。束擇郡國吏。本諄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細列曹參相業。婉婉不

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深識不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

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此二段。只就飲醇酒一節。反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來

至者。語似複。而景色更往。史公往往有此。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三字。加得妙

出。一事。寫之。遂覺酒痕歌韻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

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

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為吏舍歌呼。一參子窻為中大夫。惠

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歟。言不足于我。以乃謂窻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

曰。形容惠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請請也。謂何以憂天

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足一語。如窻既洗沐歸。問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答。窻二

參所論者非通論也自參言之則得耳
何刀筆吏也參戰將也刀筆吏常密於法而戰將則獨能持重方是時詩書未出風俗尚
輸學校選舉之餘缺焉未列為相者方日昃不遑之際而云垂拱
乎特參之才實遠不及何倫更張之徒足以滋亂故
貴其持重馬耳豈為相之通論哉
此贊言簡而意甚長不滿平陽意最為

百真黃老之教毋以過暴視之其子若孫所以能世其清簡者得力在此痛棒也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

惠帝讓參曰與宦胡治乎猶言與宦何與而治之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

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妙語參曰陛下言之是也參言得矣然未許他人妄效須分別論之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

下垂拱參等守職導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

謚懿侯子密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

民以甯一以一歌作結別見奇妙史公有意弄奇處平陽侯密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

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

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

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因信之力而參獨擅其名

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參獨擅其名非薄參也正痛惜淮陰耳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比

六字然百姓離與罹同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子俱稱其美矣一故字寓意深遠

留侯世家

子房為韓報仇一段忠勇之氣便是千古大俠所以傳中離奇閃霍所遇之人所為之事多在可解不解神僧劍客諸傳諸臯杜陽諸錄悉藍本於此自來却無人括破曰愕然曰殊大驚曰因怪之曰因異之一線穿之意思却不同此種章法惟史記有之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一篇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

惠王序家世類多略惟此獨詳正以精神所注在此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卒之從句妙

良年少未宦仕韓著此一語良之志義方盡見韓破良家僮三百人言其富弟死不葬言其不顧家悉以

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全是一腔義勇做成以大父五世相韓故動良嘗學禮淮陽東

見倉海君蓋東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寫得生色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

帝博浪沙中狙猿猴之屬狙擊者言其騰躍而擊如狙也此如牛飲蛇行等字法舊解多謬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點一句似可無不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

步游下邳好提筆景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叔黃石事顧謂良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太粉飾處頗覺情理未當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

取履亦牽強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寫得神理都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此一篇英雄相視情景真千古無兩之事須是詳寫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語句零碎五日

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稍變亦妙五日良夜未半往有

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相視莫逆盡此三字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

或謂良脫身
為韓報仇卒
之韓王成之
死實以良歸
漢之故致之
似良有負于
韓矣不知良
于此時但知
秦為韓仇滅
秦而復韓則
良志已遂豈
不欲擇君而
事以立不朽
之業而欲其
委贊韓成稿
項無就有是

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囑付却只如此所以異于纖緯小數也東坡以為隱君子是誠有見遂去無

他言不復見若再加一語再見一面便不直一錢寫得妙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

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伏鴻門案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

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接得突兀沛公將數千人倒注上

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明點以應選沛公

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反摺一筆妙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始定交之漢

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韓王遣送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

無還心身未離韓心已歸漢矣以固項王意要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

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寫項王疑忌處適成其愚耳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

還心矣留良適所以自快也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

齊既悞之于西復牽之使北項王竟不肯遣漢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甕中之物殺之何為是自

良良歸良亡間行歸漢王始一心漢王亦以還定三秦矣補得便捷復以良為成信侯從

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邳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寫得悲壯吾欲捐關以東等棄

之誰可與共功者大英雄見頭却相王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郗彭

理乎且良知
沛公天授而
猶棄之歸韓
心事純潔極
矣迫羽以疑
忌侈成而良
又借漢以滅
羽仍是報韓
之初志也良
真純臣也哉

先輩或云四
皓本不可致
蓋良使老人
偽為之此真
臆說玩良所
以為四皓逃

越與齊王田榮反染地此兩人可急使語有分別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重此一段蓋急使者緩急可備指使而已至天下大事必以屬諸淮陰漢王乃遣

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分應錯綜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

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先結一筆筆力如椽張良多病未嘗持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

漢王此一篇筋骨語都綴于此妙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

也贊語雅確比功狗之語高百倍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儒雅長厚之極此天以臣授

陛下應前沛公殆天授句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願一筆為未有戰鬪功句作應也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善藏之妙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

王如意大臣多諫諍未能得堅決者也提一筆起案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

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強之使出君常為上謀臣今上

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味此數語子房之苦心至矣

矣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見得透胸中呂澤彊

匿者不過以帝慢侮之始亦魯雨生之流聞以名德素雅俗耳使四皓見用於時未必有補時務而其古貌古心良可令人敬服亦何為必不可致哉

要曰所謂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轉得

致有四人者年老矣逐句有態當細尋之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

四人再轉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講究與慢侮對針因使辯

士固請宜來又加此句方見四人之難致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光見畫策時迴頭低掌之態令上見之則必

異而問之問之每用疊上句見奇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又淡得妙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

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

愈欲易太子寫得煩亂忙迫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補筆周到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叔孫平生幸有

日以死爭太子詳與伴同上詳許之危更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

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繪出色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

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至此始借四人口自點出姓名奇而趣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

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驚說神情不啻口出真傳神之筆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言其為守文令主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

子死者言其已得民心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已欲搖動而幸得人之調護轉乃托人調護之妙甚四

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情景逼現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

子之得民心而帝意遂為之立釋此中其有深識非徒以物色動人也
此段只詳子房成功後善刀而藏之妙其文離奇幻怨獨與他傳結處迴殊蓋世傳多詳其疑外無聞却以黃石并葬終之子房乎老人乎一而二二而一矣

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目中早早看定人益矣此語妙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

楚歌。項羽垓下事情高祖此時卻類之英雄兒女之情何必以成敗異也讀之凄絕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

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

罷酒。淋漓盡致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結歸子房傳是針路一定處留侯乃稱曰：自

語即可為自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語意卻輕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游耳。有托而逃而必實有其人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聽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

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亦自媿規可聽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以此句加卒之上似謂從其志

辟穀可無死者然。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地上父老與太公

書者。好結穴諸傳所無後十三年，細應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詞之。葆寶也立

祠而寶藏此石。留侯死，並葬黃石冢。又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言光景動人者至如留侯所見老子、父子書，亦可怪矣。

不惟有人，又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天即鬼神也上曰：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別一解至見其

淮陰侯傳先
載漂母及市
中年少等項
事後一一應
之此傳亦先
載伯兄之賢
張負之識以
後無一筆照
顧而獨以陰
禍絕世為一
傳之結夫陰
禍固與長厚
背馳者也削
此存彼史公
之于平也豈
不嚴哉凡此
須于無文字
處會之

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亦以幻忽不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故亦不貧獨與兄伯

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伯乃漢初有數人物竟不傳其名惜哉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

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固是一片俗情然亦特著此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加倍寫法未必果棄也下故有事嫂白及平長可娶妻可

妻三字甚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帶一分稚氣正見英雄本色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起張

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蓋許字人五次非遂婚也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大自負處邑中有喪平貧侍喪

以先往後罷為助古人氣誼如此亦為欲得女作注脚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僅

字耳兩人神情意態一一畫出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三

都是張負心目中看出者一乃字一然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

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子女乎補傳中所未及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

平而長貧賤者乎以淺語曉其子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子酒肉之資以內

婦細寫入妙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長者之言可以覺世平既娶

學者不善讀書往往以太
尉功多為陳平自己打算
語誤甚蓋呂后稱制時惟
平與呂氏最親順及誅諸
呂其功皆出周勃又奉璽
綬迎文帝亦勃為之文帝
之德勃也至矣按此段以
為二字寫文帝意中語也
陳平智士極善先意迎合
故亟謝病又不公為遜讓
待上之問而後分別言之
以為自己地步所為高祖

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先作一結亦寫深嘆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不過屠割之事非主宰之謂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前半曾未為平占一地步故特下此一語

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此文帝意中事也倒裝于此而以陳平欲讓接之妙甚功多陳平欲讓

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引之問以得盡言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

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自居締造之勞以壓其定勃之力也亦字輕得妙願以右丞相讓勃此時平若不讓勃文帝終亦必

更置之而平之寵衰矣顯其能讓也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

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美其能讓也居頃之兩居傾之相應見勃居位之不久總出不得陳

平固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此二字

人命所係以之發問最吃緊非偶然也勃謝曰不知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畫

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語勢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咄咄逼人平曰陛下

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生者何事也平謝

曰主臣主臣猶云慚愧漢人發語詞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此浮

所謂口給禦人實非至理夫育萬物之宜孰大於錢說也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畫

時勃功不如
臣平明明自
居開國元勳
矣及後又以
口舌之功抗
勃而然去之
此亦其陰謀
之一事也史
筆如鏡不特
明指而知

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畫出拱厚人音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

惡極當面奚落明謂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言只合以君欲彊對耶於是絳

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平自知勝勃勃不居頃之應絳侯謝病請免相兩病謝亦

法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

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借

自言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語

連綿得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二燕字曲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

史公每于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伏智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

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有許多不滿意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

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合斷一

筆如鐵